

## 面面

我数次来延安,就喜欢吃延安的面。

延安的面同延安人一样,劲道、蛮实。在延安,面食与面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面食是指馍馍和面条。民间,讲究两顿馍馍一顿面。这里的面,一定单指面条了。而馍馍,其实就是馒头。用荞面、玉米面做成的稠面团叫搅团。用麦子面搓成铜钱大小的卷面片叫麻食。管麻食叫油果子。把饺子叫扁食、疙瘩子。稠米饭叫稀粥。包豆馍叫软馍馍,不包豆的叫窝窝窝。

延安人吃面,往往离不开辣子,有“辣子吃了不乏”之说。



## 延安纪“食”

□李青松

“鱿鱼海参吃着不香,没有辣子嘟嘟嚷嚷”。大海碗的面汤里浇上一层辣子,红糊糊,热腾腾,辛辣与面香在筷子的搅拌中释放出某种满足和快乐。延安的朋友吃面吃辣子的情景,有一种野性喧嚣的气息。我在面馆里呆呆看着,一时竟忘了下筷子。

吃馍馍也要有辣子。馍馍掰开,夹上一撮辣子,狠狠地咬一口,吧唧吧唧吧唧,辣子的红油流出嘴角,那感觉实在是舒坦极了。

## 羊事

羊大为美。在延安,羊不大,也美。

延安人管羊叫羊子,公羊叫骚胡。猪仔叫猪娃,狗仔叫狗娃,猫仔叫猫娃。按照这个逻辑叫下去,羊仔一定叫羊娃了吧?错了,羊仔不叫羊娃,而是叫羊羔羔。在我老家那嘎,叫羊羔,少一字。

管牧羊人叫什么?——拦羊汉。强调的不是“牧”,而是“拦”,有意思吧!拦羊不是用皮鞭,而是用羊铲挖一铲黄土抛过去,羊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羊生性胆小,正是出于某种恐惧,羊才有聚群的现象。其实,数量提供了力量。聚集在一起,一旦有危险发生,就会互相挤撞,反而更加危险。狼正是利用羊的这一特性屡屡得手。狼袭击羊群不是把羊一个一个咬死,而是利用羊的惊恐聚群,在互相踩踏挤撞中毙命。狼再把羊一个一个叼走。

拦羊汉的“拦”,更多的是拦住羊不互相挤撞,防止发生危险。

拦羊时,拦羊汉的眼睛只需盯着头羊就可以了。

整个羊群是跟着头羊走的。头羊走到哪里,羊群就会一步一步跟到哪里。羊对生态有危害吗?有人形容说——嘴巴似剪刀,羊蹄赛铁锹。那意思没明说,但弦外之音,谁都明白。

实际上,也不尽然。

有些草羊吃过后才能长,就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不割就不长。羊毛长在羊身上,但羊毛也能挂上一些草籽,客观上,羊在吃草走动的过

程中,又播种了草籽。

延安的羊肉好吃,不用我说人人知道。来延安,不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炖羊肉,那基本上就是白来了。延安炖羊肉,一定要那种带骨头的,味道足,吃了有劲儿。有人说,退耕还林,羊都舍饲圈养了,那羊肉还好吃吗?这话我回答不了,但延安的朋友告诉我,拦羊汉已经看不到了。为了让羊肉好吃,就不能让羊太舒服了。羊舍盖得要透风漏雨,冬季寒风吹彻,夏季烈日暴晒。此外,每天还要把狗放进羊圈,追羊跑,折腾羊,增加羊的活动量。

当然,最关键的是要经常给羊吃些地辣椒。这是延安羊肉好吃的秘密所在。

地辣椒也叫百里香,是一种开紫花的灌木状

草本植物。地辣椒有温中散寒、祛风止痛之功效。更主要的是,它能祛除羊肉膻味。

## 苹果

在延安,窑洞越来越少了,住窑洞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将来窑洞会绝迹吗?恐怕这个问题延安人自己也回答不了。也许,没有了窑洞的延安,终将缺少某种味道,给人怅然若失的感觉。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的时候都住窑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在窑洞里写成的。斯诺采访毛泽东也是在杨家岭的窑洞里。窑洞的量词是孔或者眼。比如,一孔窑,一眼窑。窑洞的种类不少,有土窑,有泥基窑,有接口窑,有砖窑,也有薄壳窑。最高级的就是薄壳窑。外壳像窑,内里实际用砖砌成,面宽穹阔,顶部有一定弧度。窑上多再建有房屋,融窑洞与楼房为一体的建筑格局,器宇轩昂。

薄壳窑一般都有一个宽敞的院落。有“三眼窑一院,苹果树两岸”之说。院落两边一般都栽有苹果树,有“富贵”“平安”的寓意。

提起延安苹果,一定会说到洛川苹果。反之,说起洛川苹果,就不一定再说延安苹果了。就像上世纪70年代,大寨之于山西,大庆之于黑龙江。洛川苹果与延安苹果是一种什么关系呢?这么说吧,在延安整个界上都产苹果,但只有洛川产的苹果,才叫洛川苹果,洛川之外的其他区县产的苹果便统称为延安苹果了。

洛川总人口22万人,耕地64万亩,其中苹果面积50万亩,人均3亩多,居全国之首。近些年每年苹果产量都在90万吨,鲜果总收入45亿元,农民人均收入1万元以上。

洛川苹果品种真是不少——有嘎啦、秦冠、宝石、红星、甘红、红露、国光、富士等等,能数出一长串。然而,掰指头算算,洛川种植苹果的历史不过百年。

1947年,阿寺村农民李新安,赶着毛驴从河南灵宝驮回了200株苹果苗,自己办了一个六亩七分地的果园。当时,村里人都笑话他:“栽这些柴

棒棒有啥用,尽是胡闹呢!”

李新安不理睬,只管埋头种树苗。从此,开启了洛川种植苹果的历史。

一个细雨濛濛的日子,我们一行人走进了阿寺村。李新安就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当年,他种下200株苹果苗的果园还在。不过,最初种下的苹果都已长成了老态的大树,至今还在结果。

李新安是个能人。据说,他能看云识天气。

站在塬上,随意那么往天上瞄一眼云,是晴天,是阴天,是风天,是雨天,还是风雨交加的天,便判定个八九不离十呢。他还根据多年的观察经验,总结出一套顺口溜。

云推磨,水成河。  
黑云白梢子,必定下雹子。  
瓦块云,晒死人。  
云往东,一场空。  
云往西,淋死鸡。  
天上起了钩钩云,不出三日雨淋淋。  
四方土雾刮大风,四方暗雾下大雨。

李新安的家是一孔窑洞,窑洞四壁贴着老旧发黄的年画《双驹马》,还有《人民公社好》《雷锋的故事》。窑洞里有一土炕,炕上摆着一张饭桌。桌上是烟筒箩、煤油灯、手电筒、搪瓷缸子。角落里有两口缸,一口水缸,一口酸菜缸。旁边是一个木板条案,其上放着擀面杖、笊篱、捣蒜臼、水瓢。

走出窑洞,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却发现窑洞洞口的上端是一块匾额,上书三个字。那三个字,从左往右读:苗有福。从右往左读:福有苗。到底该怎么读呢?我一时竟没了主意。如果按照现代阅读习惯,应该是从左往右,若按照旧时的阅读习惯,应该是从右往左。

我驻足窑洞门前久久端详,猛然间发现,其实,从左往右,或者,从右往左,都有道理。苗有福也好,福有苗也罢,无论怎样,这孔窑洞的福之所至,都与最初毛驴驮来的200株苹果苗有关系呢。

## 沙棘

沙棘是延安的土著植物。延安的梁峁上满是灰赭赭的沙棘群落,沟壑里是从生的柠条,沟道两边坡面是密密实实的山杏、刺槐和杨树,河边为“长发披肩”的柳树。

延安人把沙棘叫酸刺。此种植物根系发达,衍生能力强,具有耐寒耐旱、抗风蚀的特性。有道是:

地上一把伞,  
地面一条毯,  
地下一张网。

一般人往往把沙棘看作是灌木,但延安人会告诉你,沙棘既是灌木也是乔木。谁说沙棘的生长周期只有七八年?谁说沙棘成不了林?延安吴起县有树龄在1600年以上的沙棘古树林,至今树势仍然很旺。我在柴沟流域的梁峁上,看到过三棵乔木沙棘,个个有碗口那么粗。三棵沙棘的树腰上都系着草绳,每棵沙棘用三根柱子支撑着——这是干什么?我不解地指着草绳和柱子问。当地朋友告诉我,这三棵沙棘是从别处移栽来的,时间不长,草绳和柱子起保护和固定的作用。

延安人对每一棵树的照料都格外细心。

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光是吴起县就有人工种植的沙棘126万亩,再加上原来种植的,沙棘总面积达到188万亩,这可不是个小数字,几乎相当于两个北京城那么大的面积。阻挡风沙,防止水土流失,沙棘立了大功。沙棘是勇士,沙棘是先锋。

沙棘和沙棘群落,除了它的生态功能外,尚有更“深厚的矿脉”需探明。

沙棘是我国藏药的传统秘药。藏民每年冬季把沙棘果采回家,放在坛子里,加少许砂糖,密封保存。遇到家人或亲友患伤风感冒、咳嗽哮喘、跌打损伤等疾病,每次舀一小勺喝下,有很好的疗效。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在完成太空行走之前,每天都吃一些沙棘果酱。沙棘油可提高宇航员对来自宇宙中的各种射线的抵抗力,使其免遭宇宙射线的危害。

精明的外国商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打量延安梁峁上成片成片的沙棘了。

有人已研发出沙棘保健茶和沙棘香醋。我在延安喝过沙棘香醋,口感不错。沙棘的“矿脉”到底有多深?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随着太空探月步伐的加快,沙棘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从小就对水充满了好奇与遐想,中学时村里有一个当水兵的叔叔探亲,看到人家军装上的蓝披肩、帽子上的黑飘带很是羡慕,后来,我一心一意也要当个海军。当然没有机会,在上海警备区当了几年通讯兵,对水和海的梦想便遥遥地搁置在青春的记忆里。

国庆长假,当几个搞摄影的朋友邀我一起探访白洋淀时,我欣然同往,没有人知道勾起我愿望的是那片大水,她不但带给我新奇的冲动,更让那蒙上岁月风尘的少时记忆一下子变得新鲜而忧伤起来。

午饭后,我们乘快艇进入淀子里,水道两旁是芦苇与蒲草,快艇时快时慢,大家兴奋异常,面对各自心仪的水乡景色,按动快门的声响络绎不绝。荡漾在这样的泽国,我仿佛置身在电影《未来水世界》里,到处是一片汪洋,碧水连天,但她同大海又不一样,大海雄阔、庄严、浩瀚、悲壮,而淀子里的水则含蓄、质朴、细致,甚至还带有些许羞赧。就是同江南水乡也有很大的差别,江南水乡更多的是一种甜腻、幽婉、缠绵与多情,人文的色彩太过浓烈,而白洋淀是大自然的,河道纵横交错,芦苇深邃诡秘,水面波澜不惊。我们的快艇不时能遇上渔家老汉驾七尺小船驱放鱼鹰,湖光苇影,夕阳斜斜地铺在水面上,又引得摄影家们咔嚓、咔嚓快门声不断。

白洋淀约360平方公里,镶嵌着大大小小30多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是一个海岛,四面邻水。对白洋淀最初的印象一是读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再就是看电影《小兵张嘎》《雁翎队》。在60多年前的这片大淀里,芦苇荡中上演过许多抗日英雄同鬼子斗争的故事,在一个宣传图版上,我还知道小兵张嘎的生活原型叫赵波,曾是雁翎队的队长。想着当年机智勇敢的小英雄如今也是80岁老人了,不免心生感慨,再审视这片大水,心想这片大水究竟目睹了多少人间悲喜剧,又掩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啊!

当晚,我们夜宿淀子深处的一个小岛,小岛的夜晚真是风轻月静,仿佛与世隔绝。同行的朋友说,谁能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度过一个夜晚,想着平日的辛苦与压力,真想长居不走,在这近乎荒寂中接受大水的抚慰、接受阳光的恩泽。

旅途中我带了一本书,是芒克写的《瞧,这些人》,这本书很多章节写到了白洋淀。白洋淀孕育了中国诗歌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即上世纪70年代发轫的朦胧诗,朦胧诗与这片水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在这里似乎有必要介绍一下芒克,芒克是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1969年离开北京到河北白洋淀淀头村插队,第二年开始写诗。有趣的是同是现代诗歌的开拓者多多、根子、林莽都曾在这里插队,并几乎同时开始了各自的诗歌历程。特别是多多、根子与芒克同居一室,就是这些人于在北京的北岛、食指、杨炼、严力遥相呼应,开启了一个中国诗歌的新纪元。请看芒克这样的诗句:

谁不想把生活编织成花篮/可是,美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希望,请你不要去得太远/你在我身边/就足以把我欺骗

诗中潜在的灵魂,诉说着一个时代的理想与失落。“文革”中青年思想的倾向与潮流在语言的背后闪烁。他们在告诉我们,诗歌的魅力存在于人的最本真的生命之中。上世纪70年代末,回京的芒克与北岛共创文学杂志《今天》,他们彼此的笔名还是相互赠与的。两年多的时间,又有舒婷、顾城、江河等现代诗人加盟,终于造就了一个光辉的诗歌历史时期。

也许摄影艺术与文学有着相同的诞生空间,那就是艺术灵感总与历史的清冷、青春的忧伤相伴,怪不得同坐一船的摄影家吩咐船家一直向淀子深处开,不要人工的景点,不要喧哗热闹,要最原始最荒凉的渔村,看最偏远的一丛水草,只有在那里才能领略到未被人们发现的苍凉之美、自然之美。



出来,气息更感湿润。这时听到了声响,不一会儿到了跟前,是辆红色摩托车。窜过去又很急地刹住,驾车人开始往回走。快到我跟前,伸手用长钳将路边一个烟头夹起,放进袋子,然后驾车离去。不远又猛然刹住,再走回来捡拾。原来是位清洁工。我快步跑上前去,他正从路旁护栏柱子里拔出微露的塑料袋,袋里包着一根啃净的玉米棒。

他四五十岁样子,脸膛黝黑。问他贵姓,说姓张,豹岩村的。为了弄清豹岩两字,费了不少口舌,他的发音实在重庆得很。他说这一带都属于豹岩村,村民不少在新开发的景区做活,他6点

上班,这一片山路都归他巡。在家门口,比去外边强。边说边又从泥地里夹出一个烟头,而后再次往前骑去。

不多时,身后又传来了声音,伴着女子的笑。等声音从弯处转过来,看到四个荷锄戴花帽的女子。问她们这么早去干啥,一个女子说,做啥子?挖草草。挖什么草草?说了半天,就是整理田地。可她们的穿戴太不农人化了,那样,去到田间的她们也成了花草的一部分。我这么一说,她们就笑。说春天采茶的时候,有人这样说过。还采茶?是呀,茶园里需要人手,女儿们不都要上去

吗?能想象出来那种景象。昨天听雪娇说,采茶不能带露水,阳光斜上去才行。那时一群彩色的女子如花儿般点缀在茶园中。雪娇说采茶是不能掐的,要用指尖将茶芽挑断。那样,手的连贯的动作,就翻成了优雅的舞姿。

问她们家在哪里。回答说豹岩村。豹岩二字再次出现。这名字透着原始与险要。果然后来得知,海拔1000多米的危崖,是豹子出没的地方,也曾为土匪所据守。这里地处川湘黔结合处,天远地偏,如果不是现代的交通打破了沉寂,终是人迹罕见之所。她们说,有空去家里坐嘛。说着走去了,不久那说笑声转向了绿树丛林。这时听到了鸟的欢叫。那么多的鸟,叫成了交响。

## 三

白马山街那里,迎头一座陆羽雕像。陆羽也是仙人一般,似乎哪里都有他的踪迹。

乌江周边的大山中,隐藏着千年盐茶古道,武陵往前是黔江、酉阳、茶峒,而后是凤凰、辰溪、沅陵。沈从文当年就曾在这一带活动过。白马山由于山高谷深,适于茶叶生长,在周朝白马茶就是贡品。唐末五代《茶谱》有载:涪州出三般茶,宾化最上,制于早春,其次白马,最下涪陵。白马山北有一巨大天然洞门,是盐茶古道通往羊角镇的必经之路。“上坡当磨碾,下坡脚打闪,一行人走路,脑壳抵鞋板。”陆峭的石道印着艰难苦险。现

在白马山还有茶园5000亩,上到高处就可见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茶山,一道道环形茶林碧罗髻一般。云气在四方飘如轻纱,凝如棉团。

林间有黄土垒的老屋,有的住人,有的闲置。其中一座成了蜂房,群蜂正熙来攘往。山上到处都是花,够蜜蜂们忙的。见到一位老人,在屋前拨弄着玉米棒子。说儿子媳妇都住在上边,自己年纪大了,已经从天尺坪搬走了一回,不愿再动了。天尺坪?老人说,就在前面的崖下,就是王母娘娘折断戒尺的地方。王母娘娘嘛,不愿意茶仙女和白马好,就投下戒尺,把两个人变作两座山,分在了乌江两边嘛。想不到还真有这地名。巧的是,仙女山上有一片平展辽阔的山顶草原,专备骏马驰骋,而白马山有广大的茶园,亦让茶仙女喜爱。做出的茶呢,就叫了仙女红茶。

现在这里借助白马与仙女的天然优势,专意打造爱情乐园,并要在白马山与仙女山之间搭建一座天下鹊桥。于是有人来了,怀着冰清玉洁的念想,抱着永结于好的心愿,来赴这云端的约会,续这千年的情缘。有人在贡茶园、百花园中徜徉,在白马山街、浪漫街流连,有人去了黄柏滩,看王子湖,住小木屋,吃农家饭,有人钻进巴古秘境的石林再不出来。

晚间的望山崖边,仍有情侣长久地站立,直到融入雾气迷蒙的月夜。巴渝山歌在那里响起,沉郁悠扬的歌声,梦幻一般。